外薨閔二年傳曰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公羊傳夷者齊地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桓公名而縊殺之　趙氏曰穀梁云夫人薨不地地故也此說非也假如夫人歸寧在路遇疾而薨豈得不書地乎且君薨者皆記其寢被殺即不言地隱公是也桓公在齊被殺而亦書地故知在外薨不論有故無故皆當書地理甚昭然　愚按此春秋正哀姜之誅予齊桓以討賊之義也本國之辭理不得直

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
不以盟告　汪氏曰經書會而左氏言盟傳誤耳
按楚兵已退鄭已在會則此舉非為謀救鄭也謀却
楚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敗必邁反　偃公作纓

左傳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杜氏曰偃
邾地又曰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
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救齊齊歸姜氏之喪邾人

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公羊傳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謂拒慶父〕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反却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音俟水涯也〕北面而哭〔時慶父在汶水之北〕慶父聞之曰

虞至鄍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強以悅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是也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也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已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

之内廐繫之外廐耳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于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諫曰唇亡則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虢而明日虞從而亡耳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　穀梁傳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則虞虢舉矣　其載荀息之言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

入由于州來之亡故皆書滅　張氏曰下陽與上陽為對虢之塞邑在今陜州平陸縣上陽在陜縣虢所都也虞仲雍之後虢文王弟虢叔之後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公貫下有澤字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　按管仲遠慮卓見　張氏曰江在汝南安陽縣今蔡州新息縣今蔡黄嬴姓國在汝南缺陽縣

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此蓋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之果皆與盟也春秋序盟會皆從其實無包舉之例　此舉不出于管仲而諸家盛稱為制楚之奇策恐未然

附左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内豎貂名多魚地名闕為齊亂張本　虢公敗戎于桑田桑地虢地在宏農陝縣東北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熟也

者有志乎民者也　按雨暘繫乎人時關乎民命故
災則書旱（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勤雨則書不雨閔雨則
每時而一書不雨喜雨則書雨（今年）示人君恤民也文
公之篇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文二年）自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文十年十三年）皆著其慢也或
者乃緣穀梁閔雨之言欲飾成僖公恤民之實則亦
過矣（何休有省百官放佞臣理冤獄四百餘人之說）杜氏曰一時不雨則
書首月傳例曰不曰旱不為災　五行志庶徵之恒

其滅罪乎以為不絶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為舒自取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稱取者與魯兵書滅曰取同丈先儒林氏以為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于中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

六月雨

左傳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杜氏曰示旱不竟夏周六月夏四月

之辭江黃小國實不能為中國掎角桓公不用管仲之言乃其失策無濟于事適促二國之亡耳　公羊云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按此義同盟貫諸侯無包舉之例其載桓公之言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者此蓋聞葵丘五命之畧而勦傳之焉耳兼此文亦不完上下意不屬也　穀梁云陽穀之會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並附會之浮辭　兩與盟會一從伐陳滅亡繼之況

敢犯楚乎胡氏謂次陘之役江黄守境接兵以為八國之援以此為克敵制勝之謀並非其實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蒞後同

公羊傳涖盟者何徑盟乎彼也來盟者盟于我也

公盖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往涖盟或曰聽伐楚之期也　涖盟對來盟為義公羊得之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成孔叔鄭大夫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

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傳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裹束）茅（菁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所六反）酒（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南巡守涉漢船

及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公怒蔡姬歸之未絶而蔡嫁之說者遂爲齊侯以私憾加兵者謬也因諸侯之師震而潰之遂事伐楚不與角力示之以形勢以全取勝故一問而楚詞屈兵不血刃孔子稱其一匡天下遂以仁許之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茍悉書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于天下之大故也楚入春秋浸強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簒弑則修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于制楚合九國之衆兵

陵地在潁川去許容通是以許男復爲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音闢棺櫬尸也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　按許男春在陘而夏卒師未退不言卒于師故先儒以爲歸國而卒未見非正之意劉氏之說過矣穀梁則謂死于師而不地内桓師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居忽反完音完召上照反

左傳夏楚子使屈完楚大夫如師覲齊屈完覲齊之盛因而求盟師

欲生事蓋令尹子文之謀也而屈完亦俊士也折桓數言楚之雄壯抗衡中夏不為人下之氣具見于此矣桓公之不能終定楚亦坐判于此　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上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

屈完及諸侯盟　召陵潁川縣　公羊傳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起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趙氏曰若不重言盟于召陵則無以知退軍乃似盟于陘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

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當有供給之資故若出東方觀兵于東夷而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符費反草屨也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羊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左傳秋伐陳討不忠也　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内師也　汪氏曰或謂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偪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耳　愚按江黄雖從齊然不敢明出師以助伐楚故陘之師江黄不與順小國之情且使整旅保境以待事也至有討陳之舉而用之然齊桓

葬許穆公穆公作繆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斂　按許男實不卒于師已見前卒下同盟重其從伐楚也過以加等之禮褒之耳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作慈後同

杜氏曰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左傳叔孫戴諡伯帥

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胡傳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恊其身見執其國再見侵伐桓德于是乎衰矣　張氏曰是時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况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怠人亦侮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滅而不能救皆怒陳之過致之也故詳書伐侵以著其罪

附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百姓和豈能憚君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乃釋君公曰不可我以威與武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爾弗憂我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苛我邊鄙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若不勝翟雖濟益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說故使申生伐東山申生敗翟而返讒言益起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

奚齊矣吾難里克柰何優施飲里克酒中飲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于菀（木茂貌）己獨集于枯（譏里克不能擇所依如烏烏能擇茂木而棲之吾吾自得也）里克曰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優施告之故里克曰阿君以殺太子吾不忍拒命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

西山真氏曰驪姬之殺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可故驪姬首賂二五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

人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以闢地啟土中其情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矜行惟恐點汚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術自全故曰必愚若是者可以術激之而使死石顯之陷蕭望之亦猶是也申生輕死重名故優施欲先陷焉然恐獻公猶未忍果于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

胙之詐至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公意又不忍自辨則有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然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吾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三變二五優施助之也故女子小人表裡交締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東萊呂氏曰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蔿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蔿何與焉士蔿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羣公子之出于桓

耳殊不知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當桓莊翦害丈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本既除則吾子孫無復有患矣豈知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翦害桓莊子孫之時其心亦謂是偪既除則吾嗣子無復有患矣而豈知害其嗣子者又吾也耶嗚呼私生于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將立奚齊乃定之矣必死申生奪夷吾重耳而後安者為奚齊慮也而奚齊以

氏曰世子不名而殊會尊之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
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按據史記則
叔帶與襄王異母僖二十四年傳曰天王出居于鄭
辟母弟之難也注云叔帶襄王同母弟此蓋因母弟
字而誤說依史記為是左傳此處載事只云謀寧周
也而不明言惠后欲立帶事至鄭忽辭昏魯為其班
後鄭此等小事却兩處見之　汪氏曰齊桓會王世
子于首止以定其位而王室寧使惠王無易樹子之

過若景王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戍周城成周之勤晉頃寧王室于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于未亂之先也或言世子無王命而出會諸侯是世子外交霸國以脅制其君齊桓不請于王而率諸侯以會王世子是為世子私植黨以拒父也是不然漢高欲易太子張良招四皓與遊卒定惠帝程子與之以為得納約自牖之義彼四皓非以高帝之命而至惠帝亦非以父命而招四人也春秋許會首止

之意亦猶是也　陸氏曰齊侯非會主故言及齊侯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子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

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故穀梁云逃義
曰逃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也　按是時齊桓攘
楚諸侯服從會于首止匡戴王室大義明于天下周
室積衰之勢自此可振而惠王以嬖孽之私棄義理
之正撫鄭從楚惎間中國自是楚復張矣故知中國
之卒不競于楚非獨楚之强與諸侯之罪亦王室有
以啟之也可勝嘆哉春秋逃鄭伯則王之畔義棄忠
不待貶而惡亦見矣　孔氏曰逃在盟前避盟而逃

于王命而逃歸不盟自是竊與楚通也楚窺此間遂
滅弦以嘗齊夫名陵之盟與不穀同好此言皎如白
日而楚敢畔之蓋有以知齊間之可乘耳使齊之為
義出于誠飭躬正已上事王室内撫其民外綏諸侯
莫不盡其道上下内外皆中心悦而誠服之也則以
背盟滅弦問楚之罪可也楊雄有言為政有幾曰思
斁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欲徑陳陳不果
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夫桓德既斁于人義不信于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人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頰輔）車（牙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

已長矣蓋戲之也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不與虞公以見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杜氏曰稱人以執同于無道于其民之例所以罪虞公且言易也晉侯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于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啖氏曰春秋時以強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按公羊謂虞不言滅不與虞以亡國之善辭可也杜氏謂晉侯脩虞祀歸職貢于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非也啖說得之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按伐而不服故圍新城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
若振槁然圍而不舉見桓公以德綏鄭心不在于為
暴也楚人圍許以救鄭也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
侯故不復更叙也凡言救未有不善之也書遂救許
善之尤者也其致以久也左傳蔡穆侯將許僖公以
見楚子面縛銜璧夫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則
鄭已解圍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為滅國之

侯之上先王命也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按左氏謂去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去聲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今年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恐秘不發喪難于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秘喪為欺也且既云定位而後發喪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至十二月乎秘不發喪蓋後世之事取權一時信史書之亦必從其實歷考後史

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杜氏曰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者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預弒不薨于寢于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寢小寢同同盟　公羊傳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為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穀梁傳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　范氏曰夫人者正嫡之稱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

以為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于成風也況乎禘于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已不容于貶矣今按夫人之說左氏以為哀姜哀姜以元年見討于齊僖公為之請其喪而葬以小君之禮久矣烏見疑其禮至今方致于廟乎或言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夫人為姜氏而僖娶于齊審矣此

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按左傳止載凡我同盟之人三句豈前有佚邪　穀梁傳陳牲而不發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　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盟稱諸侯前目後凡且見不敢上盟周公也　杜氏曰宰孔先歸不與盟　趙氏曰公羊云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名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

莫大以齊之才輔之以晉帖楚有餘矣而晉藐然于
王室唯知狄馬啟其封疆為心而已今風動于齊桓
之義而來宰孔正宜因其善心勸以同奬王室是時
齊之六嬖五公子晉之驪姬奚齊卓子齊晉之家政
盖兄弟也其曰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盖知
齊亂已成因以諷晉然晉自有亂豈能靖齊之亂惜
乎宰孔為言之不盡使晉侯泛然聽之徒敗其從伯
之志而已其後楚卒横于中國正緣齊晉之常不同

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猜恨所謂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踐也）言而愛身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作弒）

左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公羊曰未踰年君之號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

曰弒其君卓何也二子雖不正而有先君之命則固里克之君也不正既于奚齊見義則于卓子成其君臣之名以正里克之罪非聖人不能修此類是也

仇牧荀息書法說見孔父經下　荀息名忽同　公羊傳獻公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弒奚齊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司馬公曰左氏書荀息死之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杜元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當是時患有大于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近又國亂狄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滅温名陵之後楚滅弦圍許所當問者多矣曾不之及而北戎之為事君子以桓公為失所事矣況許方患楚而驅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杜氏以北戎為山戎然春秋書戎有茅戎雒戎之屬書狄有白狄赤狄皆以別其種部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北戎非山戎明矣

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按里克弑二君其罪顯矣惠公申生之介弟于次當立齊秦納之周公忌父王子黨臨之不可謂不正使能覲于天王而後受命然後治晉之亂以告先君求世子之所以死則驪姬二五優施之交搆猶當窮治其黨里克之罪人之所知者弑二君惠公之所疾者懐二心而不知其在獻公時志在中立此尤其

不此自反既殺里克不以其罪丕鄭之徒又以一言

罪狀未明而皆死濫刑甚矣郤芮背惠不與秦賂註

誤晉君懷復私怨賛其濫殺其罪亦安可辭胡氏謂

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得之矣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

齊侯非禮　高氏曰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

禮故也此會于陽穀則非禮矣公稔聞桓莊之失而

君獲之說俱妄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作霣于敏反

左傳隕星也　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據星霣後言霣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杜氏曰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墜于四遠不見其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言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五歷反數作鶃過五禾反）

左傳風也　杜氏曰是月隕星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為災告于諸侯故書　公羊傳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據隕石後言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程子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人以淺狹之見便以為無應然漢儒拘于事應又皆牽

虧立乃棺赴　東萊呂氏曰管仲始進說于桓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伯其深戒痛絶以爲害伯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謂有抑必有揚有操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君約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已其所以得有爲者固以此抑不知資人君之樂者君子乎小人乎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勿侵權勢必不